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左氏傳續說卷八

宋　呂祖謙　撰

成公上

齊侯親鼓士陵城 二年

陵城是勇氣激發直踰其城不待用雲梯也

郤克請八百乘許之 二年

城濮是春秋大戰不過用車七百乘蓋古者用人為兵互相調發所以少不如後世盡發人以為兵也韋

之戰晉用八百乘此時雖添百乘亦不過六萬人至昭十三年晉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計三十萬人前此未嘗有用許多人者春秋到此時盖已與戰國時相接戰國策田單問趙奢曰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何也對曰古者四海之内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分以為戰國也能具數十萬

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十萬之兵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攻中山五年乃歸以此看得後世却未有用七百乘

齊侯使請戰二年

前時如城濮之役請戰之辭只是一次至此何故又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蓋齊侯只欲鼓作三軍之勇氣

齊高固入晉師二年

此是致師

欲勇者賈余餘勇二年

賈余餘勇其驕如此安得會勝

郤克傷於矢曰余病矣二年

當徵會於齊時郤子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伐齊之氣如此勇到此却欲不進何故盖郤克當此時想是甚枝梧不得所以如此説若鼓音才不繼時晉師便敗只頃刻間耳當時全得解張之力看其言力挽郤

克如此遂成鞌之勝此見郤克賴左右得人所以至此大抵人放意懈怠時皆在前後左右扶持底人著力推挽

射其御者君子也二年

古者一車三人自非元帥御者居中居其中者必是一個好人

逢丑父與公易位二年

此是見時勢急迫不可走故使之易位古者軍將在

軍皆同服

鄭周父御佐車二年

佐車便是貳車朝祀時謂之佐車周禮田僕掌佐車之政檀弓魯與宋戰於乘丘公隊佐車授綏兵車之法將在鼓下御者在左軍右在右執刃

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二年

齊頃公每出齊師時必先自當其前以帥厲退者然頃公既自前入晉軍則齊師繼至士卒乘勢而進與

晋軍相夾故頃公誤辟入狄卒此亦見狄人常為晋
用處如襄十六年晋敵其上戎亢其下可見

辟女子 二年

辟女子之言亦可見春秋之餘民尚有三代氣象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 二年

賓媚人是國佐經書國佐傳書賓媚人左氏欲教人
互見賓姓也媚人是族

晋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 二年

以蕭同叔子為質晉固知其不可行然當時只欲辱他耳然賓媚人便直分明對他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此大段勝得他大率人語言須當直如此分明向使齊或卑語屈節以告晉則晉益加侮矣賓媚人之對可謂使臣矣頃公雖無道然能選擇此等使臣是尚能用人在如此則晉亦未可十分弱齊

物土之宜二年

物土之宜從其高下燥濕之宜如稻宜下地粟宜高

地之類

南東其畝 二年

北以南為上西以東為上言南則北在其中言東則西在其中古者井田之制溝洫縱横兵車亦難經過

五伯之霸 二年

王政修明則安得有伯自王政衰微而後伯者出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此是三代之伯春秋之伯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或者以勾踐與五伯之列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

魯衛來諫蓋事不如此則無收煞

苟有以籍口而復於寡君　二年

此見古人善為辭命

乃大戸　二年

大戸是大閱視民之戸口蓋常時自有軍籍到此又恐有隱匿者有未曾注於籍者所以大視之如宣王料民之事雖不是大戸然大畧亦可因此見

魯以執斲執鍼織紝賂楚二年

此皆魯工巧庶人楚無之故以為賂

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二年

春秋時凡諸侯乘他國之車則以為恥蓋以有臣僕之意也如定公十三年齊欲與衛乘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此正是諸侯乘他國車之例

公銜逃歸臧宣叔曰銜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二年

此一段最要看何故論衛父為質於楚時固不如在魯之安然為質於楚時楚蓋自以賔禮待之亦不為十分不好但衛父本不以國家為念只欲自便其身耳所以有昭七年遂啓彊之事大抵人最不可求一身之利而不能隠忍終至於貽患後世此處最宜深看然臧宣叔既明見得後日之患禍如此分明何故初間却不肯自去使楚蓋臧宣叔是氣直底人他見當時季氏執政合是季孫而季孫却不出所以不平

故辭以無功而受名而孟孫所以自請往要之人臣之義不當如此然此處亦可見三家專權處三家在當時最是季氏為强故魯有事季氏多不出惟是大事則間出耳其次到叔孫又其次方到孟氏葢孟氏在當時亦弱故當時有事非臧宣叔出則孟孫出是行也晉避楚畏其衆也二年

晉避楚如何見得葢晉伐齊後便歸當時若歸得緩時必與楚師遇

中行伯之於晋也其位在三 三年

盖晋卿之位以中軍帥為首中軍佐次之上軍帥之位却在其三其次序如此當時中行伯却為上軍帥

韓厥登舉爵 三年

舉爵如晋平事雖是罰爵亦可看

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三年

此是謙辭只是欲齊來服晋

晋侯之命在諸侯矣 四年

蓋言晋為諸侯之主諸侯從違晋侯之命係焉

兩君之所欲成四年

成如虞芮質厥成之成

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五年

當時欒氏所以欲害趙氏何故蓋當時欒書將中軍正是執政嬰所以能令莊姬護趙氏者蓋莊姬乃晋成公女覯成公八年莊姬譛之於晋侯事可見

嬰夢天謂巳祭余余福女五年

此亦見先王禮典廢壞所以大夫僭而祭天古者天子乃祭天

荀首逆女宣伯餫諸穀 五年

此是晉人自魯境過魯以芻米往饋之古禮猶在

晉侯以傳召伯宗 五年

傳車或謂之驛或謂之傳皆是驛車之名在唐專有館驛使

伯宗辟重 五年

重車轉動甚難故重人教伯宗不如自徑路速往伯宗見其説有理所以問絳事重人又言梁山崩因舉故事告之重人必是隱者知得典故想伯宗反未必知之

出次五年

出次不必出郊但避正寢

伯宗請見之五年

古者無故不見君纔見君便爵之以官伯宗所以欲

見重人正欲官之也穀梁言伯宗攘善則恐不然恐失於傳聞之差不如左傳所載有理

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五年

楚執皇戌子國何故葢皇戌是攝鄭伯之辭者子國恐是當時為介底人所以俱為楚所執

同盟於蟲牢鄭服也五年

葢當時南北强弱之勢全在鄭之從違

宋公辭以子靈之難五年

辭以子靈之難者尚有餘黨未平

士貞曰鄭伯不安其位六年

位便是兩楹之間

季文子如晉六年

蓋重其事則上卿自往

趙同趙括欲戰六年

同括乃向來從彘子之人其輕躁可見

善鈞從衆六年

善指賢者譬如有善人十人其一說或二三人欲如此其一說或七八人欲如彼兩說皆出於賢者之謀似皆可從此所善均也從衆者却就賢者兩說之中擇其衆者從之皆所謂從衆也若不問其人之賢否而徒例從衆則不可此處如識得便有受用處

善衆之主也六年

此正指賢者言之

中國不振旅七年

入曰振旅不振振旅者只是用兵不勝此是係天下盛衰中國弱則夷狄盛

晉人以鍾儀囚諸軍府

軍府是藏軍實之府凡獲俘囚皆藏於此府

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七年

賞田制度在周禮載師之職曰以賞田任遠郊之地司勲掌六鄉賞地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注云賞田在遠郊之地屬六鄉焉賞地之税參分計税王食其一

也二全入於賞之臣也

子重殺巫臣之族七年

楚共王前時止子反重錮巫臣如是之明今却如是

巫臣請使於吳七年

巫臣初止欲報私怨其後楚為吳所伐

通吳於晉七年

吳自此漸盛

晉趙莊姬譖趙同趙括八年

晉趙莊姬一段與史記所載不同史記所載失於傳聞之差是時晉室正盛而史記却云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趙嬰已死了而云與同括同時死蓋太史公理會大處儘好只此等不甚細考所以只據傳聞之誤謂屠岸賈索莊姬之所生子於公宮亦恐不然蓋晉宮中自有紀綱亦不容得如此

以其田與祁奚八年

大抵有官則有田趙氏之後無官故無田以與之而

乃以其田與祁奚

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八年

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子孫賴禹湯文武之徳以免同

括雖有罪亦當念趙衰趙盾之功勲於晉國

唯或思或縦也八年

思謂思開啓封疆底人縦謂我放縦而不整頓備禦

之謂杜氏謂縦其暴擄者則恐説不甚通

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八年

士燮向在同寮中如此謙遜到聘魯時公請緩師則對魯之辭又却如此嚴毅盖在國則本無所争但當退讓將君命以出使則不可辱國故須直致其意若一味柔懦則不能做事一味剛狠時亦不能臨事會如此韓昌黎做王仲舒墓誌云氣鋭而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畫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孔戡墓誌云君於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禄則畏避退處如怯夫學者要當如

此

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八年

同姓媵凡諸侯適女方嫁庶女皆為媵

杞逆叔姬喪請之也九年

杜氏謂魯強請之恐當時未必是如此左氏曰為我也以其為魯故也左氏之意自分明

使杙之九年

想晉亦不常常拘縶只晉侯來時又暫囚之

泠人也九年

泠人樂官樂官多瞽者以此觀之亦不盡是瞽

先父之職官也九年

蓋古者所以藝之得名於後世者以其世世相習所以專精史記歷書云疇人子弟分散如淳註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分從其父學此可見古之世業處其他如卜筮百工莫不盡如此

禮記曰良冶之子學為箕裘先自易者為之

楚囚君子也 九年

觀其應荅之間便有此四徳此必能成事

尊君敏也 九年

敏是明達知禮之謂

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九年

所以引此詩意者蓋謂大國雖要害處已自守備了

然其無要緊處尚不可不守况今莒是小國尤不可

不加守備也

我執一人焉何益十年

一人猶言一獨夫爾

鄭子罕賂以襄鍾十年

古人以鍾為重器

壊大門及寢門而入十年

天子有五門諸侯有三門曰臯門應門寢門

公疾病求醫於秦十年

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是秦人

攻之不可達之不及十年

攻之以藥達之以針凡針灸皆曰達達通其氣

使甸人饋麥十年

天子謂之甸師諸侯謂之甸人甸師之職掌帥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共齊盛

饋人為之召桑田巫十年

饋人是掌飲食之人如天子之膳夫是也

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十年

如廢置之事非是大聖賢心純於國家者亦恐不能免嫌疑之迹譬如放太甲須伊尹方可令叔孫申之謀當時意雖為鄭君然其間亦非是盡純於鄭君故左氏所以如此說

晉人止公十年

蓋因八年晉歸齊汶陽之田是以疑公

聲伯之母嫁于齊管于奚十一年

齊管于奚亦管仲之後杜氏註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云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此恐杜氏偶考之不精耳

郤犨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十一年

當時聲伯不辭郤犨何故想郤氏指施氏婦之名以求於聲伯聲伯不得不奪以與之不然聲伯豈不能以無婦辭之乎此一段見郤氏淫處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十一年

此見周室衰弱

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十一年

撫者蓋新王即位雖向來諸侯已封建了到此必須再封諸侯以各撫有其封内之地或有因其舊而封之者或有更其舊而别封他人者須重新整齊過此之謂撫封

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

王官邑是畿内采地王制謂内諸侯禄也外諸侯嗣也此固是先王之定制然畿内諸侯或有累世賢者亦世封之外諸侯或有不賢者亦必别舉賢者更封

之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十一年

晉楚向來都未曾有合成者到此一節兩邊皆衰晉厲公幼楚共王弱所以合成若一邊强時必不如此然當時華元之意只欲息列國戰爭之難耳蓋宋是今南京正居南北兩間此所以欲合晉楚之成也

秦晉為成十一年

秦晉為成此又别是一事又不緣晉楚之成秦晉之

成是秦先疑晉

諜其不協而討不庭十二年

不庭是晉楚之庭恐非王庭

郤至對子反十二年

晉郤至對子反之辭備知先王典禮而又以治世宴享之禮與亂世諸侯畧其武夫以為腹心一段對說最有意思葢先王所以有宴享之禮正所以通諸侯往來之情使其相與以誠相接以和則分爭之禍自

無所起此先王制禮之意非徒然文具也至於後世徒恃武夫以相侵奪多少費力其視典禮行而弭亂於無形者其用力豈可同日而語哉大抵武夫固不不可無然徒恃武夫則亦末策耳蓋當時去古尚近郤至尚聞得先王之意所以說得有理就三郤中言之至又勝得欒錡二子觀對子反之辭深知先王之意如此到鄢陵之戰力欲與楚戰却又忘了前日之言以此知無事時說得易臨事時做便難

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十二年

柳子厚曰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

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十三年

此是取墻以為喻無基則承載事不得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十三年

此一節當子細看蓋人者天地之心正得天地之中氣其他萬物則得天地之偏者耳然於物之中又有所謂偏者焉是以人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也則非是外來蓋纔有目則必明有耳則必聰有貌則必恭皆是自然有者故能者養之以福福者百

順之名也凡順理處便是福故福不說取而禍則曰取禍此理蓋可見勤禮盡力此只各就君子小人地位分說其實則一般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人最重祀戎周禮一書大率亦只此二事今成子受脤於社而二事實兼之此一段見得孔子未出以前學問常常講究得分明中庸大學與此無異自異端出後始不見有此議論

晉侯使呂相絶秦十三年

魏錡封於吕邑故稱吕相晉欲伐秦故先數秦之罪後世檄書蓋自此始然此書大抵多是誣秦此可見風俗之變向來辭命初未嘗有不著實者虛言相誣蓋自此始左氏書秦為令狐之役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蓋記秦之曲只此數端耳此見左氏書法如秦有韓之師此本是晉許秦賂晉不與之此是晉曲今晉却言秦不是秦納文公乃是大功今言是穆之成如晉文之征曹衛而諸侯朝

晉自是文公欲圖伯是時秦穆雖預諸侯之朝本不是為秦而卻言有大造於西此則已未有一分恩於人卻言有十分別人有十分恩於已則作一分說過

虞夏商周之胄十三年

蓋當時最重聖賢之後古之聖人所以欲存古聖賢之後者正所以存其風聲氣習禮樂典章常繼而不絕故其閒或有絕而不嗣必待聖人出而封之如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

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春秋時無聖人出所以聖賢之後少後世惟太史公識得此意故於杞世家之後叙聖王之後所以如此詳也

穆公即楚謀我十三年

秦自殽之敗復與楚為成

白狄及君同州十三年

秦都於雍西河郡有白胡

昭告昊天上帝十三年

秦告上帝見秦之僭處當時諸侯唯魯賜天子禮樂故得祭天此外未嘗有諸侯告天者秦告上帝是秦僭禮而秦之僭自平王時此皆是大事

晉師乘和十三年

師是六軍元帥乘是其餘車乘之屬如何見得和處蓋元帥撫恤士卒士卒能親附元帥此所以見得和處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皆是師乘相親比如牧

野之戰同心同德此便是和紂前徒倒戈郤之戰欒
子不退此皆是不和處

師迸晉侯於新楚十三年

當時晉侯到秦地雖與戰却不曾隨衆軍深入只止
在新楚以待諸侯深入秦地而還此所以諸侯還迸
晉侯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傳續說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錄貢生臣崔以汪

監生臣單可垚

左氏傳續說卷九

宋 呂祖謙 撰

成公下

定姜不內酌飲十四年

古人有喪則鄰里爲糜粥以飲食之定公之喪想羣臣設酌飲於定姜定姜以太子之不哀故不內

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十五年

此見右師之職事蓋右師是六卿之長也

魚石止華元十五年

華元欲出奔晉此見得元畏桓族之强所以欲奔魚石曰國人與之此見元有重望在人又有大功於國故國人懐之萬一華元不反則國人必討桓氏之族然魚石能知向戌之賢必能免禍而自不能免者何故葢大率見他人則易自爲則難華元既歸遂出桓族此一事終是有計較利害底意故後來宋之禍遂始於此要之當時桓族雖盛强若留在宋時亦不妨

況當時魚石之言儘自說得好自魚氏世爲左師到此華元始易以向戌方不用魚氏之族

若不我納今將馳矣十五年

此是魚府知元有不納他之意故言曰元若不納我時元必疾馳而去矣至魚石登髙而望之則元已馳矣至五子騁逐而從之則元已决睢澨閉門登陴矣

觀元初間使人止五大夫後來又自去止之此只且盡他之情虛作禮數豈是誠意

晉三郤害伯宗 十五年

肴伯宗學陽處父便是所以被害處國語曰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憖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

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楚

民惡其上　十五年

上是上於人之長言人皆惡勝已者

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　十六年

言厲公驕恣若止是鄭叛厲公必不憂須諸侯盡叛

然後恐懼修省

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十六年

向來欒武子多從范文子之言至此却與文子所見

不同盖武子只是虚氣

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 十六年

論來令尹當將中軍此戰卻是司馬將中軍何故盖當時子反爲司馬背盟伐晉之謀皆出於子反故子重以此中軍之任特地使子反自任之要之此亦非是好意

德刑詳義禮信 十六年

詳是安詳

民生厚而德正　十六年

此正尚書正德利用厚生之意

瀆齊盟而食話言　十六年

便是背盟誓之言

我偽逃楚可以紓憂　十六年

厲公本無道才勝得楚心便驕若是未勝楚時猶可

以紓憂

武子曰不可　十六年

此只是爭一時虛氣

范文子不欲戰 十六年

邲之戰是中軍佐欲戰鄢陵之戰是中軍佐不欲戰

正相反

秦狄齊楚皆彊 十六年

此一句非是閒句見得前時事勢

楚晨壓晉軍而陳 十六年

大抵戰時自有戰所多在平原曠野之地今楚特地

臨近晉壘使無列陣之地

軍吏患之十六年

蓋軍中必有軍吏所以録有功紀死傷者至今亦然

然軍吏亦預軍謀如軍吏問日之類是也

范匄曰塞井夷竈陳於中軍而疏行首十六年

范匄之策自是只當時正是諸將處置未暇之時匄

想突然踴躍出說所以范文子謂之童子何知焉大

抵後生議論才發得輕雖理是時亦是未是疏行首

者凡軍屯處便立溝壘墻壁今楚既在晉軍壘前布陣晉軍乃決開溝壘墻壁以為戰道蓋纔塞井夷竈便是平地

欒書請固壘以待之十六年

此亦是一說大率老將之謀多持重

郤至曰楚有六間十六年

郤至之所以亡正在於此蓋此謀既發於至故欒氏所以忌之至之死皆由勝楚後驕恣勝載不起

舊不必良 十六年

此是楚軍政不修蓋自來楚之王卒皆由更代今舊人既不更代必多有老弱不良者如後漢志謂季冬之月饗故衛士饗畢罷遣勸以農桑以此見後漢時尚如此

請分良以擊其左右 十六年

凡用兵先攻瑕後攻堅

南國蹶射其元王中厥目 十六年

此是卜辭未占時已有此辭占者應得此辭楚是南服乃十一月卦陽自東北生而侵迫至南故以此推之此是消息之理

詰朝爾射死藝　十六年

古之戰皆尚智謀此一句見春秋去古未遠猶不專以勇力爲貴

與之兩矢　十六年

由基自有矢所以與之者只欲此兩矢中之

有韎韋之跗注　十六年

此是戎服韎以茅蒐染成色漢宿衛行首衣纁赤之衣亦遺制可見

不可以再辱國君　十六年

此見古人有禮處雖不是本國之君亦不敢辱之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　十六年

當時晉軍安得有楚人蓋是所獲楚之俘因所以識得是子重之麾

請攝飲焉十六年

飲不專是酒肴周禮漿人可見攝持也

旦而戰十六年

楚晨壓晉處便是

察夷傷十六年

楚命軍吏補卒乘繕甲兵而晉亦蒐乘補卒秣馬利兵晉皆與楚同惟楚則察夷傷而晉不察盖晉既勝後無夷傷可察

修陳固列 十六年

修陳是整頓行陣執盾者居前其餘執干戈弓矢之徒又各從其陣列兵法五人爲小列二十五人爲大列參列爲七十五人便是五伍之法固列不動使之不得深入也

穀陽豎獻飲于子反 十六年

此飲却是酒正義載呂氏春秋云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進酒子反却之陽穀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

此說却是

晉入楚軍三日穀 十六年

正欲循城濮例

君其戒之 十六年

文子恐厲公擔當不去

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 十六年

以孫叔敖與伍參事論之此皆是子重不好處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十六年

所以載此事者可以見當時欒書待諸侯之師不至只晉師獨去故後來楚公子茷譖郤至曰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可見

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十六年

鄭自鄢陵之敗後卻堅意事楚蓋當時感楚王之傷

却不肯叛楚也直到鄭伯死後方從晉

郤犫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　十六年

晉是伯主諸侯來多所以使公族大夫兼管

取貨於宣伯　十六年

郤犫是當時大國專權之臣小國諸侯皆可結托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

師次於督陽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諸侯遷

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十六年

大抵鄭自鄢陵敗後全不肯服晉蓋楚王爲鄭之故

傷其目所以深感他

師逆以至 十六年

魯師在後不敢獨進所以待晉師來逆而後進

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蔡 十六年

蓋陳蔡是服楚者所以侵之

子臧反曹伯歸 十六年

子臧之反只爲曹社稷之故不忍宗國之亡耳及既

反後盡致其邑與卿終不肯失身於篡弒之朝然太

子既被弑子臧之賢又國人所願立以爲君子臧不從國人之欲無乃處之太潔蓋君子之道不一端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子臧一則是處已高一則是不當立使當立時於左傳中必自有辭可見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十六年

此四家皆晉魯之世家大族欒氏之族初自欒枝以來未甚專權至欒書爲中軍帥專主晉政後欒氏始盛范氏之族初自士蔿爲司空以來亦未盛到得士

會爲中軍佐其政皆自巳出所以始盛

馬不食粟十六年

君之馬食粟臣馬芻秣而巳此言文子之儉

出僑如而盟十六年

此是内大夫盟大夫率春秋内大夫盟時亦不是一般

如襄二十三年毋或如東門遂殺嫡立庶此是出其

大夫爲戒於國中而盟者其他内大夫有不和而盟

者各自有例史記秦紀載慓國事如嫪毐不韋者籍

其門視此如此此例亦是一例

聲伯夢涉洹 十七年

聲伯夢涉洹一事此見左氏好怪處

其有焉 十七年

其是未定之辭

豈有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十七年

此言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之事此是厲公不明處

然欒書譖郤至時當時爲郤至計者亦有辭何故蓋

欒鍼當鄢陵之戰時亦致飲于子重此事亦可說也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　十七年

晉前時有驪姬之難詛無畜羣公子後來成公已立自有公族大夫掌羣公子了何故悼公尚在京師想當時須別有故

欒書使孫周見之　十七年

書何故能使得他出見郤至蓋悼公在羣公子中素有民望想欒書與之亦厚所以能使之見至也

與婦人先殺後使大夫殺十七年

凡田獵時以草爲防虞人先逐獸於圍内以待君之發故君得先殺大夫次之至北齊時此制尚在北齊主當正射時周兵來即欲去淑妃曰更射一圍是也

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十七年

蓋得豕便是得雋

名韓厥韓厥辭十七年

韓厥辭欒書此意亦未爲全善

晉欒書中行偃葬厲公於翼東門之外 十八年

左氏特書翼東門之外此見得不入兆域如僖公三十三年鄭文夫人葬公于瑕於鄶城之類

殺國佐於内宫之朝 十八年

國佐如何在内宫蓋古者亦自有臣見小君之禮如夫子見南子是也内宫若漢之東朝

棄命專殺 十八年

謂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此是棄命殺慶克

以穀叛此是專殺

齊侯反國弱使嗣國佐禮也　十八年

國氏是天子命卿當無絶其嗣　天子有二守國高在是也

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　十八年

悼公即位始命百官一段亦不專是一時事亦統記即位以來政事如此須參國語一段看見得氣象甚好

大國無厭鄙我猶憾　十八年

此二句連上文説言楚惡魚石以德於我必責報於

我無厭雖以我爲鄙邑猶以爲未足也

收吾憎以贊其政十八年

如楚申公巫臣之類

以塞夷庚十八年

夷庚當考地理宋約魚石于彭城彭城是徐州宋是

南京相去甚近

杞桓公來朝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十八年

此見得悼公即位諸侯皆說他好諸侯纔做得好四方諸侯皆相聞而來此意亦好看

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 十八年

當時之數不可得而攷然哀公八年傳云魯賦八百乘以此知魯本有千乘只隨事減耳

會於虛朾 十八年

此是會諸侯借兵

葬成公書順也 十八年

此句杜氏注得好蓋魯自隱公以來未有以善終者隱桓皆見弒莊公雖薨於路寢其後共仲作難閔公又見弒僖公薨於小寢文公薨於臺下而襄仲又殺惡及視至成公薨葬始皆得禮

襄公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 二年

此司馬是令尹之貳者文公十年孟諸之役復遂爲右司馬此司馬又是一時閒制度

孟獻子曰寡君敢不稽首 三年

當時襄公方七歲應對之辭皆獻子代為之

晉侯謂羊舌赤曰必殺魏絳 三年

是時羊舌赤與晉侯在内而魏絳適自外至

以順為武 三年

順是不亂行之謂

請歸死於司寇 三年

死即是尸古書死字多訓尸字春秋及漢皆然前漢

廣川惠王傳惠王幸姬陶望卿自殺望卿前烹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顔師古曰死者尸也

公跣而出　三年

蓋古人坐於席上無屨唯下堂則有屨

與之禮食　三年

此皆公食大夫禮與燕禮不同蓋燕禮以酒爲主食禮以食爲主

子罕善之如初　六年

如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之類

齊侯滅萊六年

齊侯自五年四月圍萊至六年十一月始滅之以此考之亦非是萊專恃賂於夙沙衛

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六年

此是紀事之法葢當時未有年號可紀故以一件大事記其年如季武子舉沙隨之會為魯君之生如杞桓公卒之月是當年經涉未遠故以月言

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請城費七年

當時季氏雖強徒役之人尚屬隧人至後作三軍時

豈復有尚屬公室之意

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七年

田蘇想是晉國敬信厎人盖言既與賢者相處又爲

賢者所推許此人必别於此又見田蘇氣象亦别

正直爲正正曲爲直七年

正直兩字與誠信兩字相類誠即是誠信則又與未

信相對在

參和爲仁七年

此古人說仁字完備處惟參上兩件方是仁韓退之直曰博愛之謂仁終不免有未備處

使韓無忌掌公族大夫七年

想無忌廢疾亦不甚害事故可爲公族大夫之長如郤克跛之類如不可用時當時亦不教他代獻子爲政

銜而委蛇必折 七年

此言人順理時當徐緩安詳以行之若違理時無逑

攺意亦徐緩以安之則不可此正說孫文子無悛容

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 七年

子駟弑僖公而悼公不能討想恐鄭從楚耳

傳言經所以不書弑 七年

大凡杜預注左氏及正經多謂從赴告舊嘗以爲不

然近來看得亦有一半如此非是全不是只如聖人

作春秋亦只因魯史約之以示萬世若魯史所無必不強加魯史不從赴告亦無由得知然杜預以從赴告觧魯史則固然若以赴告觧經則謬矣杜氏止識魯史之例而聖人之意固不知也太史公謂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

鄙我是欲八年

此言楚貢賦重與中國不同如漢匈奴賦亦重

武子賦彤弓八年

范宣子之對見得他敏處觀左氏所載引詩處多與

毛詩合以此知齊韓詩未可盡據

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九年

司城雖在右師之下此言司城爲政蓋權在六卿之

上如齊有二卿國高皆天子命卿而管仲雖非天子

所命齊國之事皆主於仲看此可見

使西鉏吾庀武守九年

不必作武庫說兵徒守衛皆是

祝宗用馬于四墉 九年

此恐是商制今不可考宗之官制皆是商制武王滅商之後自可盡從周制何故存商之制蓋聖人之心正欲存前代之遺制使後人參酌用之耳亦欲忠質文迭用宗之火備亦見平時備之有素

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九年

此乾之文言如此說如何穆姜先能言蓋此言自来相授受孔子因取以爲乾文言耳歐公以此爲文言非孔子作恐不然

斬行栗九年

蓋古時道旁多樹栗因欲爲戰地亦欲紛擾之

晉士莊子爲載書九年

士是士師如何做盟書蓋周禮司盟屬秋官則盟辭亦士之職也

公孫舍曰貽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九年

前時子展堅意欲從晉到此却不肯改盟辭後來却

從子駟從楚何故蓋當時見晉之盟辭曰唯晉命是

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有勢力驅脅底意子展

到此却不得不出來助子駟亦不是相反

會於柤會吳子壽夢也十年

諸侯會吳于柤會吳是春秋大事

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十年

凡左氏傳中言禮也非是徒發亦是一時典禮如此

問曰晉滅偪陽取其族姓納諸霍人亦謂之禮可乎曰偪陽固不當滅然想見古者有罪當滅之國天子不欲滅其族姓故納之同姓之國此亦是禮也

獻兆於定姜 十年

往往定姜曉了所以必獻于定姜

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十年

井田之制百夫有洫一井廣尺深八尺曰洫子駟欲

再整頓田洫而司氏之徒皆喪田此見得井田之制已壞久矣蓋緣司氏之徒平時侵占舊洫之地以為田到此整頓時所以皆喪田

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十年

鄭之官制以司馬為首司空司徒次之又與他國先後之序不同蓋當時諸國官制各自别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十年

南近楚北近晉

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 十年

昔周制四命賜官則方有家臣大夫不得有宰到春秋時大夫亦有宰如石碏使其宰之類不爲大夫時則不得有家臣如子路以門人爲臣如哀二十三年類蓋施孝叔不是宰亦有家夫人亦有家臣如哀二十三年使求薦諸夫人之宰此想是國君賜者所以有臣以管其家事此見得周制都壞諸國皆不遵守

到此王叔有宰伯輿郤無宰只有屬大夫屬大夫則非臣也意者伯輿畢未至四命所以不得有宰亦足見周之遺制王室尚能守在

季武子作三軍十一年

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爲臣季氏强直欲盡無公家

載書曰凡我同盟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十一年

亳之盟辭與戲之盟辭不同蓋亳盟辭卻出於公

楚子囊乞旅于秦十一年

不謂之乞師者蓋旅亦不多五百人爲旅

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　十一年

太宰却在良霄下又見鄭官制别處大抵諸侯各自不同

會于蕭魚　十一年

晉悼公自蕭魚會後雖不全弱畢竟驕後來衛之亂不能討伐秦又不肯濟處皆可見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歌鍾二肆　十一年

春秋時惟鄭多以樂與人如蕭魚之會以師悝師觸師蠲與晉尉氏司氏之徒出奔宋又與宋師茷師慧亦足見當時已不喜古樂皆喜鄭衛之音然鄭衛之音所以為邪聲時亦緣地近紂之所都染紂之習如此

秦庶長鮑庶長武十一年

此自是秦官制直到始皇時亦有此官

范宣子讓十三年

若以次第論來士匄既爲中軍佐今合中軍帥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十三年

意只在能法則上古人引詩意寛看詩者當如此

謂之昏德十三年

如哀二年晉敗鄭趙簡子爭功緣晉之衰世便有此

樣事出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十四年

如晉惡吳當不令預會可也何故數吳之不德而後

退之蓋晉覇主特地示此於衆人

昔秦人廹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十四年

瓜州今西夏外

毋是翦棄十四年

言不欲滅其族類姜戎是堯四岳之冑或有居中國

或有居戎狄者無令翦削

秦師不復十四年

蓋殽之敗匹馬隻輪無反者

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　十四年

官之師旅不敢指執政只指在下者言如言執事之類

棄其室而耕　十四年

如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對曰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四者惟里人所命次又曰公欲弛敬子之宅對曰請從司徒以班從次里人司徒皆比夫家衆寡之吏有罪去位則當受舍於里宰以此類推

之棄室則與庶民同矣

蘧伯玉從近關出　十四年

此須連後獻公歸時一節看方可見蘧伯玉好處蓋初間出時是辟禍不肯預亂此人之所易到後來獻公歸時乃是行賞底時却亦自近關出如此方見蘧伯玉

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　十四年

左傳載尹公佗與孟子所載不同要之左氏得其真

孟子亦據傳聞耳

師曠對晉侯十四年

師曠所對一段乃左傳中一段大綱領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不歸十四年

此亦見晉君臣漸不如蕭魚以前

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十五年

宋向戌與孟獻子相見之初便責他室美是何故葢賢者氣味相入故一有未盡處便如舊交須是理會

得此意

宫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十五年

宫師想是一司之長如卜人以太卜爲長之類

楚公子午爲令尹十五年

公子午爲令尹一段亦見楚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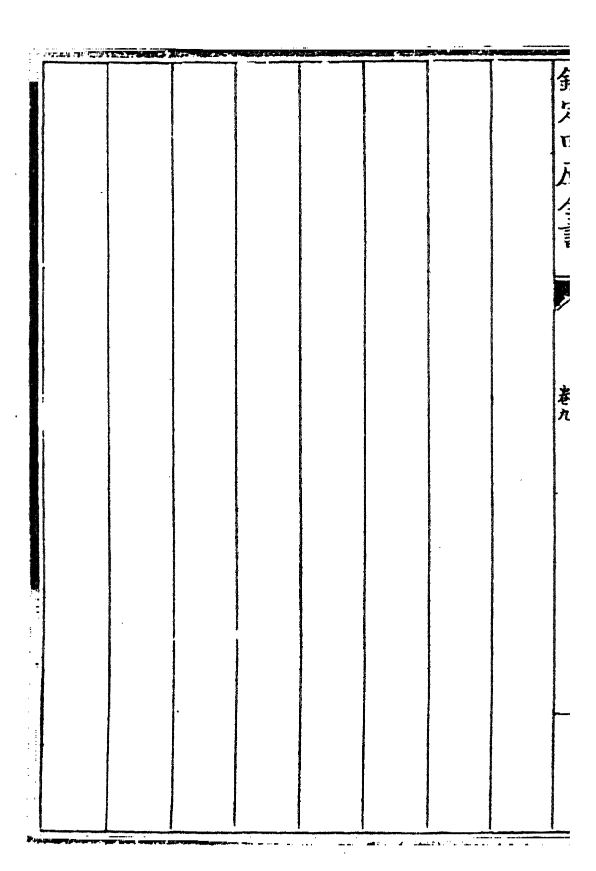
屈到爲莫敖十五年

莫敖所以名爲敖者葢楚人之祖楚君有若敖後來

君既爲王故其臣謂之莫敖

齊高厚之詩不類十六年

此見得齊用事底人意欲叛晉而歌詩便不類亦見古人風俗尚純處然齊之所以見偪於大國皆由高厚夙沙衛之徒



左氏傳續說卷十

宋　呂祖謙　撰

昭公

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 元年

撫有兩字正如詩所謂鳲鳩居之相似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元年

儀禮士昏禮只告禰廟此告莊共之廟者恐是大夫之禮

其敢愛豐氏之祧 元年

祧即祖廟必遷於祖廟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元年

離衛如離坐離坐之離蓋古人以兩人相對爲離

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元年

苟或知其後來有樂時今雖有憂何害以下文攷之

杜註恐錯

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

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元年

觀諸大夫議論王子圍設君服一段子羽言數子皆保世之主然子羽却自親與伯州犂爭曰假不反矣曰當璧猶在子其無憂乎却又自不知以此知論人處易得明

子與子家持之元年

操其兩可都無可否

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元年

趙文子此一段最好然而樂王鮒不是可在左右底

人却以為相者何故盖樂桓子是平公嬖大夫所以趙文子以正卿出會諸侯猶使嬖近之臣監臨者亦見得趙文子猶有欠處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元年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此醫和所以責文子盖古者大臣之職保君體養君德此正是大臣職事凡君之壽夭古人皆歸之大臣如無逸戒成王周公數曰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如漢昭帝之夭蘇子由古史却責霍

光皆此意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元年

五六天地之數素問一部書亦不出五六兩字如六元六氣之類皆是雖所用處有不同而六五之數則一葢陰陽互相交也尋常天之數是五而今却是六地之數六而今却是五正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如女陽物而晦時女本是陰却為陽物三先生語録一段亦好看

殺太宰伯州犂于郟元年

伯州犂亦王子圍之黨而終為王子圍所殺何故盖

伯州犂亦智謀底人終必忌他

葬王于郟謂之郟敖元年

楚以未成君者為敖郟敖立為君多時而亦曰敖者

亦以其弱故以未成君者名之也

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二年

執陳無宇此見晉侯昏處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 四年

蓋歲三田一為乾豆

子產作丘賦 四年

子產作丘賦只緣子產忒煞要齊整故一時間雖是暫時做得去然終是貽禍於後來然其所以如此亦緣他恃才之過觀初間不肯毀鄉校時便不肯如此斷須要做故子寬曰作法於凉其弊猶貪此義論說甚是然使子寬執政時未必做得似子產只緣在旁

邊看得來易分明

偪而無禮 四年

偪是褊偪常常放不下

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 四年

奔命使是起兵

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 四年

豎牛為亂於叔孫氏只緣父子之情不相通

孟有北婦人之客 四年

此便是指齊說杜註以為便是公孫明恐見不得

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四年

古之幼者受人之賜必獻之於尊者内則曰婦或賜之飲食衣物則受而獻諸舅姑可見此禮

使三官書之四年

此段見諸侯三卿之制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之事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兼司寇之事此雖一事而三官皆與又見得三卿相關處

舍中軍五年

初作中軍孟氏取其半焉固是比之叔季有間矣至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盡征之而貢于公則孟氏至此已與叔孫氏同矣宜夫墮成之時為公歛處父所沮而孟孫亦不復克已以徇公家也

薳啟彊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五年

楚薳啟彊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一段以昭三年叔向對齊晏子言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覲之晉室甚是

衰弱至此啟疆却說晉長轂九百遺守四千尚有許多兵賦許多賢人而晉室猶如是之强雖楚王無道而虛說欺之亦不得當時叔向之言亦不是虛須要識叔向啟疆之言以襄三十一年魯叔孫穆子言晉君失政大夫多貪覿之是在公與私之間其後為戰國亦只是私諸卿皆無心於公室若是韓起叔向被楚囚辱則其私起報讎定是楚不可當雖車乘人馬衆多仍舊無統紀所以漸漸至於晉亡正縁如此戎

馬非是君之戎馬如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知戎馬是君之戎馬乃晉君偷安避勞盟會不出故戎馬不駕如魯之四分公室兵賦皆歸季氏都不歸公室言卿無軍行見六軍各自為私計皆不為公室計

故以配日七年

以十甲配以十二辰謂之配此便是天六地五之數

孔成子夢康叔七年

大率古人尊祖見於夢寐時者亦多說是祖如曹夢

曹叔振擇之類亦是宗法行故人常念其祖

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潄之十一年

此便是五行更旺氣盛則易衰若今年多雨明年必多旱之類不可復振只是不可整頓古人言語如此

自戰國來此等議論便斷絶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十一年

此二句之解註疏雖多不同亦可看然亦難考

鄭丹在内十一年

丹本不為害其意欲說棄疾且相帶他

子産相鄭伯辭於享十二年

諸侯在喪皆稱子至此鄭簡公未葬却言鄭伯見得春秋初制度到此漸變漢書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葬長陵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此至太上皇廟正如晉朝武宮相似蓋纔朝祖廟便是太子然稱帝猶太子者亦在喪稱子之意此皆古制尚在處惠帝紀云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至此方稱

帝

投壺十二年

投壺與射皆是樂賓以二者論之投壺禮簡射又大於投壺古人宴時有此禮禮記與左傳不同記主人先讓賓左傳晉侯是伯主所以先之此制固不同至齊却舉本國澠水名晉言淮却不言晉水蓋伯者以統天下言之禮記載投壺之禮先宴飲之後主人奉矢請賓投壺賓固辭主人固請乃從主人送矢賓受

矢就筵司射進度壺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主人亦如之然後奉觶首卒投命酌者行觴然後正爵行正爵行然後遂徹馬馬即籌也徹馬之後遂行無算爵

寡君中此為諸侯師十二年

此句是說得不是

與君代興十二年

言與晉迭為伯主左傳載此處不是閒事

以齊侯出十二年

蓋緣齊聞得伯瑕穆子之言恐晉君别有勝處所以

做道理使齊侯出

觀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十三年

觀從偽人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蔡公何故不討

觀從後來觀從却與衆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蓋

當時靈王威令可畏棄疾恐事不成故見之而逃且

看當時事勢如何後來見得蔡人皆從觀起事勢已

成棄疾之意謂若當此時執覲起於楚時楚王亦不信必不赦棄疾故蔡公亦乘勢做起到後來因正僕人殺太子禄見得根本都無人心皆離譬如枯朽之木遇風便倒向使楚王當子革歌祈招之詩時便自改悔亦未便如此

先除王宮十三年

除是掃除肅清宮闈以待新王之入也

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曰欲速且役病矣十三

年

葢當時楚王出在乾谿觀從之徒正是乘他之虛而入豈容稽緩然此不獨不可稽緩又民力勞疲矣

申亥求王遇諸棘闈十三年

想是時都無人

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十三年

叔向便是教他以一篋錦與羊舌鮒却以君命賜之也然兄弟之義正當掩惡叔向却直如此說鮒時何

故想見鮒平日氣味與叔向不同叔向亦是話不得故忿辭遂至於此左傳書未退而禁之一句見得鮒想是輕淺貪賄底人

天子之老請師王賦十三年

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

明王之制十三年

所謂明王之制皆是東遷以前制度當考東遷以前制度作一處東遷以後制度作一處然東遷前制度

後人添入處亦多

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十三年

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此數句大不似叔向平日言語何故此須看晉室衰弱當時卿帥皆無人肯出來理會公室故叔向此一舉最是不得已處治兵邾南試為整頓故其言所以出於此然其辭氣却不是尋常虛氣也

畀而貢重者甸服也十三年

凡在甸服者雖有子男之畀其貢亦重

行理之命無月不至十三年

蕃鄭在南北之衝諸侯往來者多矣

使狄人守之十三年

狄人喪大記所謂狄人設階之狄人是樂吏之賤者

祭統又曰閽吏之賤者若以昭十七年觀之又恐只

是夷狄

請從君惠於會十三年

予服惠伯初間要歸後來却須待會諸侯而後歸何

故益一時且做箇模樣耳其實却自要歸

詰姦慝十四年

詰亦是搜索之意不欲使姦宄之人雜在良民中

禮新叙舊十四年

新是新用之人不以新用之人超越在舊人上如此

則意思均平今之人多加禮於新者而棄其舊

祿勲合親十四年

勲只是有功者未必盡是才能但祿之而已合親是古之大事其間事甚多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十五年

杜預謂諸侯之制凡葬後即除服但諒闇三年終制此是但見春秋時制不識古制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孟子曰古之人皆然此正謂三年之喪又謂葬後便稱君其間雖有未葬纔踰年則即位

改元稱君此亦是以春秋時事推來看耳温公通鑑論中一段甚好

忘經而多言舉典十五年

春秋人才多知大體且周王能點檢晉籍談之失非不是而周王之失又被叔向點檢出來然籍談之失小而王之失却大大抵人好點檢人之小失而自已大處更不知此最害事

宗周既滅十六年

是周自東遷之後已有滅亡之兆

子寧以他規我十六年

此一段見子產失處

子齹賦野有蔓草十六年

他繼父之官年雖幼而居六卿之先所以在子產上者葢子產感子皮之徳故其子代父為卿不降其班次使居已上如先軫死事晉侯即以其子且居將中軍相似非常禮也若尋常父死子代即班諸卿下春

秋此例甚多

太史曰在此月也十七年

謂正月朔孟夏時事也故却引夏書辰不集於房事夏書所說是季秋時日食事却不是正月事何故引說蓋此却不是他引錯前云日過分而未至尚用此禮則過秋分未冬至用此禮宜矣故季秋事所以引證孟夏之禮孟夏是純陽之月其事又重耳

少昊為鳥師而鳥名十七年

五鳩之官與曲禮五官合古時命官以天道爲先故伏羲以司歷爲首堯典以羲和爲首後世以人事爲重故司歷之官以小官爲之耳觀周禮可見

獲其乘舟餘皇十七年

乘舟是君舟稱乘如乘馬之類

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十七年

此是有隨國人在此故使守之如十三年晉人執季孫使狄人守之一般當時有赤白狄人在故使守之

正義云是時有北狄在㑹故使守之恐亦不可知以使隨人一段觀之則狄人守之即是夷狄之狄不必作禮記樂吏之狄

盈其隧炭 十七年

用炭實扵塹隧之間以虞吴人之奪舟故也

陳以待命 十七年

陳列以待吴人来戰之命

裨竈欲用瓘斚禳火子産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

子何愛焉十八年

此見得子太叔不如子產處到後一節衆人又却不如子太叔

吾不足以定遷矣十八年

此句杜氏注得極好

使司寇出新客十八年

葢司寇詰姦且本是掌客之官故使之

巡羣屏攝十八年

羣是百神之位屏是屏翰障蔽之所

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十八年

先宗廟了然後及府庫財賄之事

儆司宫十八年

不必從杜註作巷伯寺人之官即是公宫之官

出舊宫人十八年

此是易得冷落底人而意思却先到此見古人事事

有法

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十八年

火作恐有攘奪之人故使主兵主刑之官防閑之稍有攘奪者即以軍法制之

鄅人藉稻十八年

是親自看人收刈言其國小無政

從帑於邾十八年

是從其妻帑於邾如寘其帑於戚

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十八年

晉文公已伐原何故周又有原原是原莊公之後以原為氏

大人患失而惑十八年

杜氏注謂是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若今有曾為學底人或至失其所學與所學悖戾人便以為學無益此所謂患失而惑

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十八年

學只是理會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纔不學上下之分

便亂如成湯肇脩人紀亦只是此事不比後人祇學文章

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乃簡兵大蒐十八年

社有侯社有鄉社侯社是一國之社鄉社是一鄉之社此是因國社而後蒐大會一國之人所以用社而蒐

晉之邊吏讓鄭十八年

鄭授兵登陴晉之邊吏何故便知蓋授兵不獨在國

內凡邊鄙皆有備故晉所以來責

令尹子瑕城郟十九年

大率楚之規模常向外經營今則收拾向內此所以見得楚衰

晉問駟乞之立故子產不待謀而對客十九年

此一段見子產於衆人皇惑之中獨處得有精神初間不管他亦是駟氏族彊難制及晉使來子產却欲存鄭國體面

請龜以卜十九年

古者諸侯藏龜家不寶龜子產以禮治鄭國所以行古之制

施舍不倦十九年

是施惠以舍勞役非是兩事覩施舍已責一句可見

民樂其性十九年

民樂其性此是古語如饑食渴飲耕田鑿井皆是安其性司馬法曰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養其性也古

人説性豈如後來虚無之論

非撫之也十九年

侍者所謂息民特見其小處沈尹戌却見得大處

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二十年

伍奢積怨之久發言太粗以激王之怒太子建之逐

奢亦不能無罪

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巳以至二十年

奮揚亦是會處事底人不忍太子先遣他走固是好

而他自處得尤好使城父執巳以往此巳是減楚王一半怒然而楚王不便殺他而却好去召他時何故蓋奮揚是司馬兵權却在他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苑何忌辭二十年

齊侯時為子石宴如晉侯食魏絳一般此是公食大夫禮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二十年

宗魯死胡氏春秋論得是

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訽二十年

夫元公初間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其愛子之意如此其切到此却與前時意思不同何故蓋元公往來亦自憚煩又不忍其訽辱所以有是說

華登奔吳二十年

華登之才與伍子胥相似觀國語所載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伍胥華登簡吳國之士於甲

兵而未嘗有所挫則登與胥大略亦可見也

使有司寬政毁關去禁薄斂已責二十年

齊侯欲誅祝固史嚚晏子一諫而齊侯便使有司寬政毁關去禁薄斂已責此不可謂不從諫然而齊終不競何故蓋紀綱大處不曾改得雖目下一二事做得好時亦竟不濟事

招虞人以弓二十年

蓋虞人相去遠不可以語言召故特揭弓以示之使

知所召

守道不如守官 二十年

此所謂道只是謂常人平常所做底事若謂所守之道則守官便是守道原不是兩般

子猶馳而造焉 二十年

見得嬖入取媚如此晏子謂和如羮一段極論到義精處大抵古人為學精粗不是兩事

出入周疏 二十年

此皆說樂之節奏轉換處

若琴瑟之專一 二十年

如史記載鄒忌諭大弦小弦之類是也

其次莫如猛 二十年

聖人不曾說猛但說嚴恐非夫子之言

子産古之遺愛 二十年

孔叢子曰子産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

哭三月竽瑟不作此類皆是

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 二十一年

魯不獨專是季孫執政叔孫亦有執政時季孫不恤國體卻要陷叔孫于不好處

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二十一年

魯本是守禮之國今則如此則天下大勢可知此段最要看

與公謀逐華貙 二十一年

緣貙之黨盛故謀

其子與君同惡 二十一年

蓋平王既弑靈王必怨靈王而東國又怨靈王之殺其父同惡相親故東國於楚平王為相得也

齊帥賤其求不多 二十二年

不過畧取此財物耳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 二十二年

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 二十二年

左氏叙王子朝事極有法言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

王見得他勢焰如此次却説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伯蚠既是庶子又爲家臣其微如此似不可敵然子朝之亂全得伯蚠之力左氏先如此叙時見得他初間雖微如此然所助者正故其後終能以定其亂

荀吳使師僞糴二十二年

荀吳初間伐鼓時如此信到此間却僞糴何故蓋荀吳本不是信只欲就一事上特地做出信來故後來

所以如此大凡霸者之事多如此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 二十二年

王子朝之亂與宋亂相似只緣立太子不定

盟百工於平宮 二十二年

古者工不與農並處百工自是一處

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 二十三年

左傳如此等句不是閒句見得周制尚在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二十三年

此是特殺其徒從以辱之也古者卿行旅從雖未盡有許多人亦不止此四人而已

叔孫旦而立期焉二十三年

此見得不苟底意思想是必欲請其徒從而後往蓋當時都與他放散了

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二十三年

范獻子求貨此全無故家子弟氣味韓宣子雖懦弱

故家風味猶有在者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二十三年

南宫極震如何却引三川震來説盖大臣與山川輕

重一般是故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二十三年

子常城郢何故沈尹戌謂之必亡子囊城郢何故謂

之忠盖子囊雖欲要城郢然其規模却不專在城郢

上子常是子囊之後彼但習見其祖之規模欲城郢

故為令尹之初便去城郢此只是學得一事大處却不曾學得故其引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正欲其法乃祖之修德耳

險其走集二十三年

此是衝突處

無亦監乎若敖蚡冐至于武文土不過同二十三年

此兩句最要看見得東遷之前都未有吞并土地者到得滅國廣地之風皆是平王之後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内二十四年

叔孫昭子却欲害晉臣其計亦甚拙矣蓋昭子之意亦明知此計本不濟事但一時間不肯甘心就死耳

正如絳侯使冢人持兵事相似

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二十四年

秋官小司寇詢立君此是獄官之職也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二十五年

此原出人情甚好盖人多鄙薄家中人者正欲自貴

其身而不知欲自重其身乃所以自賤其身

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二十五年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二十五年

父子兄弟父族也姑姊甥舅母族也昏媾姻婭妻族也

禮上下之紀二十五年

自天子至庶人只是君臣父子子太叔一段自治身

治國治天下事皆備葢春秋以前未有異端人人皆講明此道飲食上皆有工夫後世都把做閒事看了所以都無工夫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二十五年

此見得晉衰處前時何敢如此然當時宋固可責晉亦當自反

文武之世童謠二十五年

童謡鸜鵒此亦當時增益不應得如此親切

公曰善哉二十六年

齊侯聞善言非不感動却不能行何故蓋資質柔弱安於苟且不肯自勉故聞晏子之言則曰吾今而後知禮可以為國聞夫子君君臣臣之言亦曰善哉當時陳氏亦未甚强使景公雖未能用夫子若能用晏子亦未至於陳恒弑君之地齊終至於衰微則緣景公說過了便休以此知學者聞人善言不實踐履終無益也

君令而不違二十六年

命令雖自君出須是當天下之公理合天下之心使人不違方得

父慈而教二十六年

慈則須是教之以義方若徒慈而不能教則姑息而已

子孝而箴二十六年

孝子之意常在父母之身故父母有過便能於萌芽

時獻箴不待其著

夫和而義二十六年

夫本剛故濟之以和若柔昧暗弱反受制於婦人不得謂之和既和則又濟之以義

妻柔而正二十六年

婦人之質本柔順須是正

姑慈而從二十六年

婦人有三從之義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婦聽而婉 二十六年

是與不是皆當聽不當問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 二十七年

君子乃是士尋常既為士則不調發惟吳楚多有此

蓋事勢急則為士者亦從軍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

也

公子光告鱄設諸曰不索何獲 二十七年

蓋中國有不慮胡獲弗為胡成之論他遂謂不索何

獲當初本說君子為善當力去做小人却借此論就

不好事上說

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二十七年

季子内為國人所敬服外為鄰國所敬信他若要討

時其力甚易後來所以不管事只緣季子是高潔底

人見國中有人主之則不去理會

子惡曰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 二十七年

此見郤宛為人格低郤宛見令尹來飲他酒已不勝

其喜此所以中費無極之計而不自覺

無極謂令尹曰此役也吴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 二十七年

盖見令尹好賂故特説子惡取賂令尹之意必怒子惡不分賂於已此見得左氏無虚辭又應前面子常賄而信讒處

季氏之復天救之也 二十七年

季氏初間為昭公伐時甚危已被昭公圍欲殺之今

復得保全亦是天救本是公徒怒季子今公徒却自
說甲豈非天息其怒乎孟氏望見叔孫氏之旌乃從
季孫豈非天啟開叔孫氏之心言曾晳之敗季氏之
感𣅜由於天

有十年之備二十七年

未必有此特張大言之耳

事君如在國二十七年

如獻糧食幣帛車馬之屬依舊供去亦是他不得不

如此

訪於司馬叔游二十八年

蓋叔游是當時賢者如楚申叔豫相似

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二十八年

大凡家臣卿可自討但不可專殺必告之君而後誅之如田儋傳戴田儋從弟榮榮弟横皆豪傑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畧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吏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

官僭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以此看來則春秋之時可知

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二十七年

凡世間惟德義則無害舍德義之外則凡物皆能害人且聲色貨利其害固易見如古人有好學字亦有至喪身者則其他可知易兌卦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夫兌說也天下之可說者多矣而只說朋友講習一事者盖他物則不可說惟講習則是德義之

事故儘說則儘不妨

平公强使取之二十八年

平公强叔向取申公巫女何故此是愛人不以道處當時之所賴者惟叔向所敬信者在叔向且博物洽聞足以動人平公愛之久矣到此見叔向意欲取巫臣之女而其母沮之故平公之意以為其母雖不肯我以君命臨之則亦無不可其意只是要悦叔向之心而不知愛之非其道也故後來滅族喪家其禍卒

始於此然使叔向不肯順從君意能不動心於此則叔向十全底人亦緣叔向自有此意到此遂從而娶之此是叔向大段闕處後漢宋弘傳載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覹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彼宋弘苟從光武之命則其見重必不

如初時惜乎叔向不能如此禮記曰私恵不歸德則君子不自留焉正是此意

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二十八年

以魏獻子為政之時覾之此田尚歸公室後來漸歸於私家

遠不忘君二十八年

常人在下僚時去君甚遠多不與同休戚戊雖在下

僚却不忘君此人所難處

近不偪同二十八年

蓋戌是正卿之子其勢甚近易得陵逼同列他雖是

正卿之子却不以逼同列

居利思義在約思純二十八年

此是窮達對説

有守心而無淫行二十八年

常人處窮困時心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則易守至於

正卿之子處富貴利欲之中易得搖動却有守心而無淫行此其所難能也

成鱄引詩二十八年

成鱄謂魏子卻舉文王詩一段何故蓋曰主之德也近文德矣近文德者亦是文王盛德之中庶幾得一二耳如曰於舜大功二十之一也之意

心能制義曰度二十八年

如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

為甚

德正應和曰莫 二十八年

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須當以

此看莫然清凈之意

勤施無私曰類 二十八年

譬如春雨之降不擇高下遠近燥濕故物各以其類

而均被其澤

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 二十八年

教誨不倦此爲長之道賞慶刑威此爲君之道書曰作之君作之師

經緯天地曰文二十八年

如天道剛地道柔二者相錯而後成文

叔向將飲酒二十八年

𩜾蔑既從收罍者立於堂下是既徹俎矣何如下面方謂叔向將飲酒蓋古者飲燕之禮既酬酢正禮既行之後弟子徹俎既徹俎命賔坐乃羞刦行無筭爵

此所謂飲酒正是徹俎之後無算爵之時也

退朝待于庭 二十八年

待於庭此是家臣朝大夫衆人皆退惟二人待之於庭魏子欲食見二子未退故與之食杜氏注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恐未必是朝君也

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二十九年

古者畜龍一段亦要看古之時如此而龍至後之時如此而龍不至亦可以見古人維持天下之意

能求其嗜欲二十九年

龍之嗜欲豈得而知亦無法可傳惟其好之故知之

古人作事只一件事故精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二十九年

此見得劉累便不如董父董父龍多歸之劉累止有

四龍一龍死便無求處董父養龍是無法可傳

官宿其業二十九年

官宿其業是世世相繼安其業而不易

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二十九年

社是土神稷為百穀之長何故言自夏以上祀之以商湯既克夏欲遷其社不可凡事皆變易欲新民耳目社是有功于水土故可祀之商時無一人如句龍能平水土故易不得周棄為稷以有播種之功故可以棄而易

遂賦晉國一鼓鐵二十九年

鼓如今家出一鼓杜注云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

為鐵恐亦難説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吕與叔解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為鼓

民在鼎矣何以尊貴二十九年

刑法既在鼎而不在人國人只看鼎上刑法而議論其上何有於上

靈王之喪我先大夫印段實往三十年

舉此一段見得天王有喪天下諸侯皆往

光又甚文三十年

吳本是荆蠻後來通上國而文章益盛中國至此却衰當是時如吳季札亦可見是文

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三十一年

豫章有兩豫章楚伐吳及豫章恐非今洪州豫章杜預云豫章當在淮以北後移在江南豫章他亦意其如此未必實有據也

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

走之三十一年

此正是春秋末戰國有此風俗刺客之類是也他所以殺人以求名者彼以勇而無所畏忌為尚相誇以為美名如莒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觀此可見胡文定公謂豈有人欲求不義之名此說恐當時未曾察此風俗故有此論

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三十一年

春秋之作當時權臣强族在上可以殺人可以刑人聖人欲使是非善惡明白故其辭所以微而顯婉而辨若只為一匹夫而作則定不如此婉晦既如此則能使上之人善惡昭明且如齊桓晉文當時不知其為假仁義也惟春秋書之則知其所以譎季氏之强當時不敢言其非也惟春秋書之則知其所以僭此之謂上之人能使昭明不是上之人能使春秋之法昭明何故春秋之作其法使自昭明不待上之人使

之昭明也故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深切著明也春秋便是行事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三十二年兄弟是王子朝與靈景之族作亂靈景之族皆從兄弟也故曰並有亂心

士彌牟營成周三十二年

此一段當與召誥參看魏舒正如周公韓簡子如召公成王城成周時凡事之細碎皆召公理會至大綱

則周公總之令晉城成周凡事亦是韓簡子理會所謂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近于有司至魏舒是執政之尊但提大綱

書以授帥 三十二年

是書以上許多事件各量其國力大小以授之正如書召誥所謂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采衛相似周公亦是城成周故其規模亦略相似

子家子受賜大夫皆受 三十二年

子家子此意當細看當時諸大夫所以不受者不過謂公在羈旅惟子家忠誠懇惻體此意故獨受之